

明月灣區

金耀基

慶祝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二年 九月號

專題：讀董橋

潘耀明、胡洪俠、艾火

特稿：粵語文學的現實與可能 / 黃子平

藝海鈞沉：獨領風騷的《天底下》周刊

／鄭明仁

萬花筒：棄嬰 / 水月



《把酒問青天》楓溪瓷 吳維潮

青霞印象

圖林青霞
文衣六芭

你將我帶來
我送你離開
你教我學步
我把你攙扶
你為我紮上羊角麻花
我替你梳洗滿頭銀髮
你是我來到世上學會的第一句話
——媽媽



讀董橋

潘焜明



董橋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授「香港藝術發展獎」之「傑出藝術貢獻獎」，已是較早的事了。《明月灣區》擬為董橋做一個專題，給他發了信息，希望他寫一篇短文，他一味推搪，只好由我來給他選輯一些文章，在他認同之下，不揣冒昧，就個人印記中難忘的篇章，做了一些摘要，因為篇幅所限，不免掐頭去尾，大大的不敬。好在每篇文章都有引處，讀者如有興趣，可以查閱原文。

對董橋的散文，過去有不少論述，似乎都有點隔靴搔癢。倒是我想起錢穆先生的一段話，用之於形繪董橋的散文，是再貼切不過：「……西方文學是站在人生前面的，他常領導着人生使之更往前趨。中國則不然，中國文學比較上以詩歌散文做中心。那些詩歌散文，都不喜作人生的具體描寫，他們只是些輕靈的抒情小品，平澹寧靜，偏重對於失意人生作一種同情之慰藉，或則是一種恬適的和平人生之體味與歌頌。大體上在中國文學裏，是『解脫性』多於『執着性』的。他是一種超現實的更寬大更和平的境界之憧憬。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學好像是站在人生後面的，他常使讀者獲得一種清涼靜退的意味，他並不在鞭策或鼓舞人向前，他只隨在人後面，時時來加以一種安慰或解放。因此中國文學常是和平生活之欣賞者，乃至失意生活之共鳴者。」

董橋雖然學貫中西，他的散文似乎更傾向中國文化傳統的價值觀，也就是錢穆先生所說的，是「輕靈的抒情小品，平澹寧靜」，多是「一種恬適的和平人生之體味」，但並不刻意歌頌，所以令人有「一種清涼靜退的意味」。他擅於隱退於讀者背後，在適當的時候給予安慰和釋放。

讀董橋的散文，適合於月下、溪畔、松間、靜夜，別有青燈黃卷的況味，那是都市人背後的一框寧澹的田園風景。

董橋的散文之吸引人，是棄除了一切說教的「執着性」，平心靜氣地從中國文化的故紙堆裏檢出那一份靈氣和飄逸，以「匠心」代替了「機心」，是明末清初筆記文學的沉澱和昇華，典雅而幽致。

目錄 CONTENTS

3



15



20



23



明月灣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二年九月號 總三期

封面內頁 圖文	40	38	33	23	20	29	26	19	18	16	15	9	11	10	4	1	
林青霞 衣六芭				萬花筒 水月	藝海鈞沉 鄭明仁	特稿 黃子平	學苑春秋 余少君、梁璇筠、林惠文 楊紫嫻、鄭涵、陳津丞、 鄭冰心、李嘉敏、林歡然	學苑春秋 余少君、梁璇筠、林惠文 楊紫嫻、鄭涵、陳津丞、 鄭冰心、李嘉敏、林歡然	陳橋生	黃秀蓮	張欣	胡洪俠	文化綠蔭 胡洪俠	潘耀明 選輯	艾火 編選	胡洪俠 編選	潘耀明 選輯
青霞印象			棄嬰	獨領風騷的《天底下》周刊	粵語文學的現實與可能		（師說師文）壓力下的教學 （學府點滴）溽暑印記	張九齡的啟示	「英雄被困笮箕灣」		舊時寶安的香港視野 說不盡的廣州		董橋簡介	董橋作品摘選	董橋的香艷讀書	十年一編董橋書	讀董橋

專題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二年九月 總三期

讀董橋

潘耀明、胡洪俠、艾火

著名華文作家、《明報》和《明報月刊》前總編輯董橋撰寫文化思想評論及散文多年，文筆雄深雅健，形成風格獨特的「董橋體」，在文壇舉足輕重，作品備受兩岸三地推崇及肯定。從事媒體工作期間，更發揮媒體的責任與使命。近月董橋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授「第十六屆香港藝術發展獎」之「傑出藝術貢獻獎」，本刊特設專題慶賀，一起讀董橋。

「董橋的散文之吸引人，是棄除了一切說教的『執着性』，平心靜氣地從中國文化的故紙堆裏檢出那一份靈氣和飄逸，以『匠心』代替了『機心』，是明末清初筆記文學的沉澱和昇華，典雅而幽致。」本刊總編輯潘耀明透澈分析。

「『董橋的世界』如此精彩與多彩，竟在幾代讀者閱讀史上開闢出了不同方向的『主題』……」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胡洪俠是董橋的忠實讀者與知音；更是編過四種董橋文集，在內地出版了《舊時月色》與《董橋七十》的編者，今撰文細說編董橋書的心得、精彩的《董橋八十》目錄，以至一些鮮為人知的文字因緣。

另外，還有董橋作品摘選，以及董橋的香艷讀書，一起深入讀董橋。

——編者

「『董橋的世界』如此精彩與多彩，竟在幾代讀者閱讀史上開闢出了不同方向的『主題』：在文學界，是課題；在傳播界，是論題；在收藏界，是謎題……」作者是董橋的忠實讀者與知音；更是編過四種董橋文集，在內地出版了《舊時月色》與《董橋七十》的編者，對董橋作品的編選，可謂認知與經驗俱豐，今撰文細說編董橋書的心得、精彩的《董橋八十》目錄，以至一些鮮為人知的文字因緣。

——編者

十年一編董橋書

胡洪俠

「董橋的世界」

遙想三十多年前在內地初遇董橋文字，閱讀中體會到的種種新鮮、感歎與衝撞至今記憶猶新。新千年之後經由香港牛津版文集開始閱讀董橋的年輕人，不容易理解我們那一代讀者讀北京三聯一九九一年版《鄉愁的理念》時的驚喜心情，更難理解一九八九年讀罷《讀書》雜誌上柳蘇（羅孚）那篇〈你一定要看董橋〉後我們內心深處受到的震動。那之後多家出版社爭相印行的董橋文集，帶給我們的何止是中文之美的文體新風景，更是關乎觀念、視野、品位與趣味的文化新時空。

從港版《雙城雜筆》（一九七七年）算起，董橋文字在中文世界的出版史與傳播史，迄今已有四十五年。對此我願意以如下方式概述：《明報》、《明報月刊》等曾開設董橋作品專欄的報刊，四十四種繁體初版文集，兩岸三地近百種或簡或繁的重印本、選編本以及墨蹟和展覽圖錄，加上他的文玩圖書藏品與書法作品，再加上他本人堅決拒絕重印的幾種譯著……，上述種種共同構成了一個「董橋的世界」。這個「世界」如此精彩與多彩，竟在幾代讀者閱讀史上開闢出了不同方向的「主題」：在文學界，是課題；在傳播界，是論題；在收藏界，是謎題；在普通讀者那裏，是從不缺席的話題；而不知何時何地，又會成為「問題」。換句話說，「董橋的世界」近幾十年間在中文世界點燃了幾種至今未熄的熱情：閱讀的



熱情、討論的熱情與收藏的熱情。

當然還有出版的熱情。算起來董先生少說寫了也有兩千五百篇左右的散文隨筆了。這些文字，因為讀者喜歡，各路出版家的出書熱情隨之持續高漲；因為讀者喜歡，各路編者們的選編熱情也此起彼伏地活躍起來。而我，資深讀者、學習者之外，「董橋的世界」中我的另一重身份正是「董橋文字選編者」。截止今日我編過四種董橋文集，有兩種早已問世：《舊時月色》與《董橋七十》。另有兩種時運不佳，出版的可能性早降為零。儘管成功率只有五成，但是已經印行的兩種董書都曾經賣得很好。如此這般的事實再次印證了那句流傳了幾千年的名句：「書籍自有其命運」。

未能面世的《董橋散文類編》十二卷

二〇〇一年八月我去香港拜見董橋之前，已經熟讀了他的文集內地諸版本，包括北京三聯的《鄉愁的理念》、《這一代的事》，廣東花城的《跟中國的夢賽跑》，浙江文藝的《董橋散文》，四川文藝的《董橋文錄》，遼寧教育的《書城黃昏即事》，湖北人民的《人間書》，天津百花的《董橋小品》，廣東人民的《董橋書房美文》等等。

董先生在位於香港中環士丹利街的陸羽茶室請我午茶時，我壯着膽子說：董先生散文一九九一年進

入內地後，先後有十一個出版社出版了各種選本；讀者在呼籲出版精編精裝本。我又說，董先生即將進入花甲之年，正該出版一套新編的文集表示祝賀。當然我不會忘記說，我想編這樣一套文集，希望董先生允准。

董先生竟然同意了。

找好了出版社，確定了「類編」體例，我即大張旗鼓地開始選編，為此還專門買了一台複印機以在家中「共襄盛舉」。當時設想要編入董先生此前發表的所有文章，按類分卷，每卷單獨命名。如此，則有五分之一內容在內地是第一次同讀者見面，而如此規模的董橋散文一次性推出，當時在內地亦絕無先例。

分類編選董橋散文，我並不是第一個嘗試者，陳子善先生早已經做過了，台灣和香港都出過分類選本。我只不過「選」的胃口更大一些，盡量「選上」而不是「選掉」。然而給董橋文章分類很難。他當初落筆既不是為日後別人能夠順利分類而寫，文章的內容於是時而似游龍奔走，難見首尾，時而若蜻蜓點水，痕跡頓消，全憑他一時的文思與一己的品味而定。林文月教授早已發過類似的感慨。她在《董橋其人其文》中說：「有些文章原本是在談論時政或人物的，忽焉筆鋒一轉而成為語文的問題，足見分類之不易」；又說「董橋文內每言為文之難，我看他分類也曾遭遇困難的樣子」。既然如此，我只好撇開既定的

文體概念，轉而向新聞寫作中的「五個W」尋求幫助：我首先辨識出某篇文章中哪個W更重要或最重要，進而判斷董先生寫此文的正用意義何在。舉例說來，若用意在人，文章即歸入「人物卷」；用意在事，則歸入「時事卷」。

這套擁有十二卷之多的《董橋散文類編》在二〇〇二年上半年編定，幾百幅插圖也已拍攝完成，原計劃年底一次性隆重推出，但最終因出版社原因未能出版。二十年過去，舊事重提，當然不是要追責索賠。我只是想分享此次「大規模的失敗」給我帶來的兩大收穫：其一，我發現董先生的文章對於喜歡編選文集的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誘惑。他的文章以單篇為主，文章既短，內容由博返約，自成世界，質量、產量又都很高，編織起來可以有無數組合方式，為獨闢蹊徑提供了足夠的創意空間。我甚至覺得自己患上了「分類編選綜合症」——從那之後，每次讀董先生新書新文章，我總會產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新編法」。其二，沒有這次的「出師不利」，也就沒有《舊時月色》的再戰告捷。

在內地一紙風行的《舊時月色》

如果不是南京張昌華先生編著了那本《他們給我寫過信》（商務印書館，二〇二〇），我都不知道董橋先生和他通過那麼多封信，其中有幾封還提到我。

應該是一九九八年，當時還在江蘇文藝出版社供職的張昌華，寫信給在香港一間大學工作的董橋，希望能出版他的散文集。董先生當時正在給《明報》寫「英華沉浮錄」專欄，每天一篇，吸粉無數，明窗出版社的「英華」小集也一冊接一冊地出，都出到第九冊了。昌華先生顯然是想搶先出版《英華沉浮錄》。董先生在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給張昌華的信中說，他剛結束了大學的工作，有了新的崗位。又說：「我的書在內地先後出了好幾種，不想再炒冷飯了。《英華沉浮錄》十冊是我兩年裏（一九九六—一九九八）的專欄文章結集，但版權歸明報出版社處理……。」

歲月匆匆，轉眼新千年都已經過了，張昌華要出董橋散文的念頭還在，他不僅繼續寫信，而且不斷寄書。二〇〇一年秋天，他給董先生寄去了《蘇雪林散文》，又寫信希望能新編一本董橋散文集。董先生十月四日回信說：「蘇老師的文章正可重溫，高興極了。」然後他筆鋒一轉：「編我的散文集一事，國內出得很亂，我請深圳胡洪俠兄代我處理，由他視情況斟酌。我不想國內亂出太多書也。」

當時我正在編那套十二卷本的《董橋散文類編》，董先生把張昌華組的書稿交給我編，肯定是考慮到當時他已發表的所有文章我都很熟悉，編起來順手省力。我看了江蘇文藝社的「設想」，覺得除了作者版稅太低、編者稿酬更低得不像話之外，其他也沒有什麼難的，就痛痛快快應承下來。能為董先生編本書在內地出版，我只覺榮幸，哪裏還管什麼千字幾塊錢



的編者稿酬？

董先生曾對出版社特別談到文章刪節一事。「我只要刪的最好全篇刪去不用，」他說，「千萬不要刪文中字句而若無其事的照登文章。」類似的要求也和我講過，實話說，我做不到，出版社也做不到。如果全按董先生要求做，或整篇全刪，或一字不刪，那這本書哪裏還編得成？「舊時月色」豈不成了「年雲遮月」？

我受董先生委託編的他那本文集最後定名《舊時月色》，二〇〇三年十月出版。編這本書時，我翻遍了當時能見到的繁簡版本，研究了陳子善老師業已編印上市的董文「全編」、「選編」、「類編」等各種編法，遲遲拿不準究竟如何才能編出新意。某日忽然想到，董先生文章中多寫「親歷、親見、親聞」之事，很多段落乃至整篇都稱得上是「自傳」文字。既然如此，何不依他求學、工作的地點為序，編織出一幅「自傳」風景出來？他寫作時筆隨意轉，辭由情牽，不會按時間先後與地點變換順序去寫。可是，文章編排時卻可以空間轉換為序，再適當考慮時間早晚，待出版之後，讀者倘若能從頭讀到尾，那麼，書中所選的百餘篇文章，也就成了時空交替之下董先生讀、譯、編、寫生涯中連續呈現的一百多個片段。將此百餘片段縱橫相連，讀者不僅可讀其美文，同時也能略知其人了。於是，書分五輯，依次為南洋、台灣、倫

敦、香港與內地，共選文一百一十六篇，始自《舊日紅》，終於《冬安》。董先生欣然同意我這樣的編法，稱讚說「很有新意」。有一次他還特意轉達廣州王貴忱老先生的一句讚賞的話，具體內容我卻忘了。

此書出版第二個月即加印，一共印了多少次，準確印數是多少，我不知道，董先生也不知道。五年合同到期後，出版社想續簽，董先生不同意。《舊時月色》出版後，董先生又寫新文章無數，其中「自傳指數」比較高的篇章比比皆是。我一直想新編一個《舊時月色》增訂本，二〇一一年甚至還和當時在廣西師大出版社做編輯的曹凌志籌劃過此事，無奈董先生還是不同意。此書出了近二十年了，《舊時月色》果然真成了舊時月色了。

「董橋先生忽然七十歲了」

二〇〇二年立秋前三日董先生為《董橋散文類編》寫了篇小序，開頭即說「匆匆六十」。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我為《董橋七十》寫編書「緣起」時，第一句說的是「董橋先生忽然七十歲了」。朋友曾經問我，七十就是七十，「忽然」什麼？我說，編書「賀花甲」未遂，久久才將此事放下，某日香港席間得知董先生即將迎來古稀之年，我不由得頓生「忽然」之感。

這次編《董橋七十》，我追求的是以「詳今略古」

的原則，營造出「七十自述」的格局，所以只選念事憶人、述己懷舊的文字，而他寫父執、寫師友、寫同輩的文字最合我編選此書的旨趣，因為「他傳往往是自傳」。借編書之際重讀董先生文章，是一件有雙重快樂的事：其一，重溫即重逢，有敘舊之樂；其二，再讀如初讀，得意外之喜。我因此更加明白董先生的文章何以能讓編者產生不盡的樂趣，那是因為太多的篇目經得起一讀再讀。

我是在當時行世的董著三十三種初版本中選出一百零二篇，然後前瞻後顧，左掂右量，最終刪減成七十篇。每一種書都有文章入選，唯在《從前》、《故事》、《今朝風日好》、《橄欖香》等幾種書中多選了幾篇而已。

無書籍之《董橋八十》目錄

新冠洶洶，疫情誤事，所誤之一，即是耽誤了《董橋八十》的編選。這些年香港去得少，去年忽然想起董先生八十大壽將至，《董橋八十》該啟動了，遂用郵件與他協商。他輕描淡寫地說：來不及了；八十已過，都八十一了。

前些天我的「董橋文章編選綜合症」又犯了。忽然想到，疫情當前，交流不便，雖然出書難，賣書更難，《董橋八十》可以暫緩，但目錄卻不可以不編。《董橋七十》出版後，董先生新書又出了至少十一種，有退休前的文集，更有退休後的「專著」（《讀

胡適》、《文林回想錄》）。我因此又有了新的編選思路了：這次不再盯着那些「自傳」文字了；《董橋八十》，我會把選文重點放在董先生圖書文玩書畫收藏上。余英時先生〈題《董橋七十》·其四〉：「古物圖書愛若癡，斯文一線此中垂。只緣舉世無真賞，半解鄉愁半護持。」對，就是這個意思。我一定在今年內編出一份表達「這個意思」的《董橋八十·目錄》來。至於新書是否真的能印出來，我就不管了。

我甚至想，大數據、雲計算統治下的多屏閱讀時代，編書這件事情可能變得更簡單：把「目錄」編出來其實就可以了，讀者大可「按圖索驥」自己製作出獨一無二的文集。如此一來，今後目錄學和編輯學都增加了一個新的研究品種，即「無書籍之目錄」。這樣的目錄，既像未完成的非虛構作品，又像是已經完成的虛構作品。和書籍「分手」後獨立存世的目錄，因失去了檢索功能而憑空增添了文學價值，甚至擠進了文學作品行列也未可知。

這是我編選董橋文集悟出的最新道理。董先生的文章就是如此好玩，就看你能想出什麼樣的玩法。我甚至都做好編選《董橋九十》的準備了。有詩為證：「贏得從心足自豪，韓潮蘇海正滔滔。吾胸未盡吟詩興，留待十年再濡毫。」（余英時〈題《董橋七十》·其七》）

（作者為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晶報》總編輯。）



董橋簡介



董橋，一九四二年生，原名董存爵，男，福建晉江人，印尼華僑，香港作家。畢業於台灣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先後供職於多家機構。作為傳媒人，董橋的履歷豐厚非常。而作為作家，董橋的作品同樣豐富，廣受中港台讀者歡迎。董橋筆耕不斷，廣博的見聞與中西文學共冶一爐，寫出了獨屬於他的文字風格。

一九六〇年，董橋通過考試，由民國僑委會安排分發到台灣國立成功大學（當時為臺灣省立成功大學）外文系讀書。

一九六四年，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畢業後，先後於新加坡及越南旅居了一年多，之後再遷居香港。直至在美國領事館內的美國新聞處編輯部工作前，董橋在補習班授課、當家教以維持生計。

一九七三年，英國廣播電台在香港招聘，董橋去應聘獲招，隨後舉家遷往英國。工作之餘，董橋亦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進修。

一九七九年，舉家回港。

一九八〇年，金庸邀請董橋出掌《明報月刊》。後任《讀者文摘》中文版總編輯一年，再應金庸二次邀請，兼任《明報》總編輯。

一九九五年，退休。

一九九八年，擔任香港《蘋果日報》社長。

二〇一四年，出山十多載後再次退休。

二〇一九年，獲馬來西亞《星洲日報》主辦的第十五屆花蹤文學獎之「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

二〇二〇年，憑《讀胡適》獲第十三屆香港書獎。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第十六屆香港藝術發展獎」，頒發「傑出藝術貢獻獎」予董橋，肯定他對於文學藝術的貢獻與影響。

董橋自一九七三年由劉以鬯安排於報館發表文章開始筆耕至今，以寫散文最為人稱道，幾十年來文章結集等身，主要有香港明窗出版社出版《英華沉浮錄》共十冊、《董橋文字集》十二冊，香港牛津出版社出版《保住那一髮青山》、《白描》、《沒有童謠的年代》、《回家的感覺真好》、《倫敦的夏天等你來》、《從前》、《小風景》、《甲申年紀事》、《記憶的腳註》、《故事》、《今朝風日好》、《絕色》、《青玉案》、《記得》、《景泰藍之夜》、《橄欖香》、《清白家風》、《董橋七十》、《立春前後》、《一紙平安》、《讀書人家》、《讀書便佳》、《我的筆記》、《讀胡適》、《文林回想錄》，台灣遠景出版社出版《另外一種心情》，台灣圓神出版社出版《這一代的事》、《跟中國的夢賽跑》，北京三聯出版《鄉愁的理念》，瀋陽遼寧教育出版《書城黃昏即事》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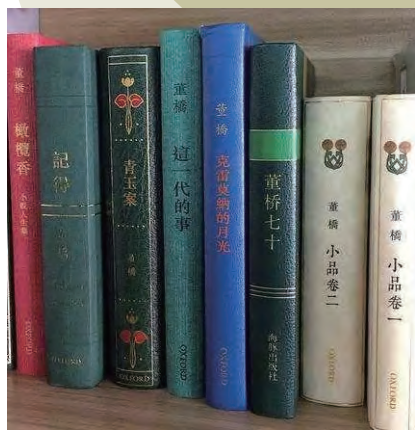
（本刊及明報資料室）

艾火於本刊開設專欄「名家與書香」，擬每期編選一篇名人讀書心得，以饗讀者。今期為〈董橋的香艷讀書〉，恰巧配合專題「讀董橋」，因而破格收入其中。

——編者

董橋的香艷讀書

艾火 編選



愛書越癡，孽緣越重，註定的，避都避不掉。（資料圖片）

人，非打點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當然還有點風韻，最要命是後頭還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罷休！至於政治評論、時事雜文等集子，都是現買現賣，不外是青樓上的姑娘，親熱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麼回事了。倒過來說，女人看書也會有這些感情上的區分：字典、參考書是丈夫，應該可以陪一輩子；詩詞小說不是婚外關係就是初戀心情，又緊張又迷惘；學術著作是中年男人，婆婆媽媽，過份周到，臨走還要殷勤半天怕你說他不夠體貼；政治評論、時事雜文正是外國酒店房間裏的一場春夢，旅行完了也就完了。

（摘自董橋〈藏書家的心事〉）

明

愛書越癡，孽緣越重，註定的，避都避不掉。人對書真的會有感情，跟男人和女人的關係有點像。字典之類的參考書是妻子，常在身邊為宜，但是翻了一輩子未必可以爛熟。詩詞小說只當是可以迷死人的艷遇，事後追憶起來總是甜的。又長又深的學術著作是半老的女人

「讀董橋的散文，適合於月下、溪畔、松間、靜夜，別有青燈黃卷的況味，那是都市人背後的一框寧澹的田園風景。」本刊總編輯潘耀明徵得董橋同意，選輯摘要了董橋一些佳作，以饗讀者。

——編者

董橋作品摘選

潘耀明 選輯

邱吉爾的背影

邱吉爾勸年輕人挑書看書要精要少要像老年人那樣謹飲慎食。他擔心年少識淺，囫圇吞棗，鑄造主觀，來日重讀再也讀不破當年錯誤的領會，白白斷送了好書的啟迪：“Young people should be careful in their reading, as old people in eating their food. They should not eat too much. They should chew it well.”文章大家不愧是文章大家，下筆總是這樣鏗然有聲，一句一個驚喜，就算道理偶有商榷的餘地，文辭從來如錘如煉，玲瓏剔透。我倒覺得年輕人肯看書已然難得，他們愛看什麼書就看什麼書似乎也不太容易阻止，一時間一知半解甚或無知錯解也不要緊，年齡漸大重新再看一定別有洞天。少年以酒當水，老年以水當酒，那也是人生的規律。

邱吉爾那一代人愛書讀書是習性，書房裏藏書不足五千本算不得藏書，只算是“a few books”：Thomas Morley說的。我在英倫那八年堆滿半層破樓的雜書少說也有五千本，歲月多情，生活無情，飄幾次洋搬幾次家人書俱老，遺失的遺失，送人的送人，扔掉的扔掉，身邊只剩雅玩一堆，殘書數卷，離邱翁懷想的境界遠了去！幸虧他說無緣博讀群書也不要緊，有空摸摸書翻翻書端詳一本書也是清雅也是清福。他還說讀書可以不從第一頁讀起，可以翻出一句喜歡的句子讀下去，讀到不想讀了又可以再跳去讀別的段落。

（摘自《今朝風日好》）

我愛沈從文的字

沈從文一九三六年校注一九三四年初印本《邊城》覺得很難受，「真像自己在那裏守靈」。他說人事就是這樣：「自己造囚籠，關着自己；自己也做上帝，自己來崇拜。」還說生存真是可憐的事情，一個人記得事情太多真不幸，知道事情太多也不幸，體會太多的事情更不幸。我從前讀沈先生的小說和散文覺得他記得那麼多事情真好。現在我老了，讀沈先生寫唐代服飾，寫團扇，寫銅鏡，覺得幸虧他知道和體會的事情夠多，遭逢生存和思想都給關進囚籠的年代，聆聽歌頌上帝歌頌太陽的喧譁，他終於勇於懷抱他的真知為他一生的操守和尊嚴淡然守靈。

這樣恬靜的讀書人從來不多。讀他的書看他的成就，我也從來不希望看到他走出他的著述疲於跟俗世的人與事周旋。從少年到老年，我一心靜靜摩挲他的細緻，遠遠瞻仰他的博大，悄悄讚歎他的超逸。我甚至刻意錯過了同他通信同他見面的幾次機緣：沈從文是薛濤箋上的彩影墨痕，一張航空信紙的問候，一堂燈紅茶綠的寒暄，終歸是對那一葉風華的輕慢與冒瀆。他的字我倒非常願意集藏。有了他寫給施蛰存先生的一封長信，有了他在張充和先生家裏寫的一幅斗方，我更想親炙的是他一生常寫的朱絲欄長條章草小字。

那樣高挑那樣蒼茫的修竹墨影老早成了沈從文書藝的標誌。漢元帝時代史游發明的這款書法縱然斑駁陸離，傳到沈從文手中畢竟翩然復活了：秦代隸書的波磔還在，圓轉方折的意態也在，不興連寫，字字獨立，漢朝善書的人都可以憑這樣的字入仕，沈先生寫的這筆奏章體草漢朝人看了一樣傾倒！少年時代投身沅水流域一支部隊充當文書抄寫公文，沈從文練漢碑練隸書的生涯一練幾十年：「差弁房中牆上掛滿了大槍小槍，我房間裏卻貼滿了自寫的字。每個視線所及的角隅，我還貼了些小小字條，上面這樣寫着『勝過鍾王，壓倒曾李』。因為那時節我知道寫字出名的，死了的有鍾王兩人，活着的卻有曾農髯和李梅庵。」

不是我偏心，沈從文的字其實早就「壓倒曾李」了。

（摘自《故事》）

美好的老歲月

六十年代的老香港漸去漸遠。戴天經常請客的灣仔敘香園連影子都不見了。我第一次結識羅孚先生好像也在那邊。一位老詩人張之荇先生一九六七年來香港，我帶他坐纜車去山頂逛了一下，也請他在敘香園吃晚飯，下山途中日頭微斜，翠影沁紅，老先生悄聲



說：「那麼陳舊，那麼低調，那麼規矩，還是香港！」張先生是我的老師亦梅先生的詩友，一九三〇年代在香港做事住了好幾年，有香港身份證，戰後回餘杭老家，中歲喪偶，去了南洋陪他年邁的長兄，續了弦娶了一位年輕的僑生女子，八十年代哥哥過世後，他和夫人又遷回香港，住在他喜歡的上環唐樓。中英兩國談判香港前途那幾年老先生年邁多病，經常進出醫院還不忘追看新聞，等不到一九九七年他走了。臨終前夕，他拉着我的手輕聲問我那年我們去梅窩玩怎麼看不到梅花：「梅窩沒有梅花？」老先生喜歡跟我聊天，喜歡念他自己的詩給我聽，彼岸的風雨，個人的浮沉，前路的迷茫，他說他慢慢曉得，慢慢淡然。那些話我久久難忘，二〇〇二年寫《從前》裏的〈夢寂〉我用了那番領悟開筆：

……世道蒼蒼，俗情冷暖，縈懷掛心的許多塵緣，恆常是卑微厚樸的鄰家凡人，沒有高貴的功名，沒有風雲的事業，大半輩子浮沉在碌碌生涯之中，滿心企慕的也許只是半窗的綠蔭和紙上的風月……

老先生精神健旺的時候談興更濃，有一回忽然跟我說他很想看一部香港拍的老電影叫《星星月亮太陽》。我記得那是一九六一年的電影，我在台南讀書的時候看的，秦羽編劇，得過金馬獎。老先生說他大哥在南洋看過這部電影，也知道秦羽演過一九五七年

岳楓導演的《情場如戰場》，是他大哥要他看《星星月亮太陽》。我只記得秦羽本名朱萱，也叫秦亦孚，母親朱湄筠是朱啟鈞第五位千金，人稱朱五，「趙四風流朱五狂」的朱五。秦羽香港大學畢業，演姚克先生編的《清宮怨》話劇走紅，倫敦英國廣播電台請她去英國演《秋月茶室》（*The Teahouse of the August Moon*）。秦羽和宋淇、張愛玲那時候都是電懋的編劇委員。我不記得那時候有沒有影碟，不知道老先生結果有沒有看《星星月亮太陽》。老先生懷念的是戰前戰後的老香港。他想去台北也沒去成，他有兩個朋友在那邊，一位是陳定山先生，一位是主編《中華詩刊》的張作梅先生。美好的老歲月。

（摘自《文林回想錄》，題目由編者所加）

雲姑

這五六十年裏，想起雲姑我總會想起好看的小說。現在的小說不作與描繪淡然的哀愁和淡然的美麗，文學堂奧上穿着衣服的人比不穿衣服的人少，常常是無端的猥褻伴着無端的歡笑。二十年前的 Bryan Giffin 已經在哀悼這套虛榮的語言了。B. R. Myers 最近寫的《讀者宣言》（*A Reader's Manifesto*）也在懷念老派的敘事文字，覺得今日文人崇尚忸怩自大，筆下偽裝文藝的古典造型不是廉價的深澀就是廉價的庸俗。我在意的其實只是小說裏的故事。

我和我的小同學碰見過雲姑跟她的畫家情人癡癡戀戀的剎那。那是我們那條街上一幢荷蘭時代的老大宅，都說鬧鬼，荒廢了好幾年，後來讓回教互助會租去做會所，年年麥加朝聖團出發之前熱鬧幾個星期，過後又是一年蕭疏閒冷。我們常攀過後院的矮牆闖進大宅四周的荒園戲耍。那天黃昏，我們三個小鬼悄悄沿着遊廊視察蟋蟀的行蹤，躡手躡腳摸到幽暗的轉角處，赫然發現那男人光着膀子輕輕摟着雲姑，雲姑的辮子散了，玉白的臉緊緊偎在那座油亮的胸膛上。

（摘自《從前》）

我們吃豬腳麵線去！

當時年紀小，老家擺筵席吃大菜最好玩。大菜分兩款。一款是吉雲居酒家的廣東師傅帶領一隊挑擔的夥計來燒一兩席酒菜，斜陽下香味飄滿後院的大廚房。一款是包給荷蘭流水席的辦館烹飪隊，天一亮一眾能手穿過後門闖進後花園外的籃球場上搭棚起爐灶，大鍋大鍋煮七八樣西餐招待朝夕川流的來客。從大廳到遊廊到花園到陽台都擺滿一小圍一小圍的桌椅餐具，讓穿着雪白制服的侍應穿堂入園上菜收碟。在這樣的大日子裏，我們這幫小鬼四處巡視，坐在芒果樹下歇息的大師傅見了開心。大聲喊小顆計端一大盤炸肉丸子給我們解饞。那

是四、五十年代的色香味了，留色留香留味到今天……

也許正是 Marcel Proust《追憶逝水年華》裏懷戀兒時香氣的深情。十七歲離家湖海漂泊之後，我經歷了台灣白菜肥肉的克難生活，也經歷了英國土豆炸魚的清淡日子，飲食口味慢慢隨着知識的涉獵變幻：想起史湘雲想吃一碗蟹肉湯麵；想起李瓶兒想吃一碟鴨舌頭；讀藍姆的隨筆想吃燒乳豬；讀毛姆的小說想吃鵝肝醬。

不用說，不認識膽固醇、不認識癌症的饕餮歲月最過癮。我們閩南人老風俗相信吃豬手豬腳可以洗霉氣過難關，老家於是常常有豬腳吃。到了台南大學，深夜裏躺在宿舍的木床上想家想哭了，睡上鋪的同學掀開蚊帳悄悄說：「走！到圓環吃碗豬腳麵線去！」有一年，胡金銓到德國賣片，回程繞道倫敦。我們見他雲鎖眉宇，怕他生意泡湯。「孩子沒娘，說來話長，」他說：「在西德破客棧蹲了七八天，沒吃過別的，天天三餐只吃得起香腸酸菜，你們說我還活不活！」那天晚上，我們弄了一桌大菜孝敬他老人家：從冰糖元蹄魚蝦牛羊到炸醬麵再來一罈花雕，胡導演成了大醉俠，唱京戲說相聲最後學歐洲各國人講英語的怪腔調，他眯着雙眼說：「朕有點兒睏了……」兩秒鐘後倒頭在沙發上打呼嚕……

（摘自《回家的感覺真好》）

（編輯者為本刊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會長。）

舊時寶安的香港視野



胡洪俠
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
《晶報》總編輯

教育不良，就不能養成社會獨立之精神，因此也就沒有社會自治之能力。

近讀《民國時期深圳歷史資料選編》，發現舊時寶安縣的有識之士，其實早就開始關注香港了。一九一七年春天，當時的粵海道尹王典章巡查各縣，其中一站是寶安。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廣東文史資料》曾分三期連載《粵海道尹王典章巡行日記》，我讀了之後大為慨歎：不愧是百年前廣東地區真實細緻的民情記錄。

據這份日記記載，一九一七年的寶安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校已經附設英文專修學校了。這是不是深圳

地區最早開設英文教育的記錄？想那時寶安和香港來往密切，新式學堂教授英語或與此有關。當年香港發展牽動寶安民情，於此可見一斑。不獨教育受香港影響，那時寶安縣的物產就已經主要供應香港市場了。王道尹說，縣屬墟市因地近香港，「營業者競趨於彼，境內物產，濱海漁業莫不以香港為市場，地方實業不興，物價騰踊，小民生計殊感困難，當以振興農工為要」。

此次巡行，王道尹沒能去香港，因下榻在深圳墟商會，估計他從工商人士那裏很是聽了不少香港新聞，香港的報紙之類想必也讀到幾份，所以他在日記



深圳市志志辦公室編《民國時期深圳歷史資料選編》。（胡洪俠提供）

裏感歎說，同屬香港、九龍之土地，前清每年田賦所入不過千餘金。到了英國人手裏，「平治其通道，經理其疆土，輪軌交通，市厘輻輳，……等量土地，今昔懸殊，若此雖曰氣運，豈非人事哉？」他想到的「補救之道」，是「修其內政，觀摩仿效，使人民知識日增，學術日進，從事於商務，以期競爭於將來而已」。這真是不同凡響的見識。要到六、七十年之後，他巡行的實安縣變身而成深圳經濟特區，他的「競爭於將來」的願望才算是一步步實現了。

《民國時期深圳歷史資料彙編》中還收入了幾篇時人談論教育的文字。一九二四年，一位蔡昭基先生在《寶安學會雜誌》上發表〈對於我縣教育的觀察和感想〉。他在文章中提出學校教育中「科學內容的缺乏」，「吾縣學校教授多偏重國文歷史，其他科學，略不注意，高小學校，或有不設英文者。」最讓我驚歎者，是蔡老師心中也裝了一個「香港」，他深知這個「強鄰新潮橫流」，更清楚「世界文化大有一日千里之勢」，痛感「吾邑人獨醉夢如故」。他已經認識到，教育不良，就不能養成社會獨立之精神，因此也就沒有社會自治之能力。

●

說不盡的廣州

理想不是非
份之想，如你願
意可以在這裏安
靜的成長。



張欣
廣州市作家協會主席

我在廣州有一個朋友是北方人，她說，廣州人太清奇了，總是說要這麼補那麼補最重要的就是補，可是呢不管你吃什麼又要說這個也上火，那個也熱氣，那到底是補還是不補啊。我笑。

還有一個外地的朋友他常來廣州，說，總說食在廣州，可是你們這也沒有什麼氣派的大飯館（五星級酒店除外哈），都是些茶樓或者宜街坊的小吃店。

我想想還真是這麼回事。

汪洋書記在廣州的時候說，廣州人的優點是務實，缺點是太務實。

那我就來說說這個務實，因為廣州的天氣濕熱，水土並不養人，氣壓又低所以每天沒做什麼事都會感覺累，當然要加一些湯水保平安。



上文提到的補就是這個意思，不僅要根據時令煲靚湯，還要時不時喝些糖水潤一下腸胃。但是呢，花生米啊炸雞啊油條啊火鍋啊，的確是沾邊就會喉嚨痛、長痘、人也乏力難受，只好再吃清補涼降火。

並且滿大街都是涼茶舖，年輕人或者男人不舒服了就去喝一杯涼茶，女人和小孩就覺得太寒了不敢喝所以平時就更注意忌口，像西瓜、荔枝、芒果、菠蘿、包菜等等，地道的廣州人基本不吃。

至於好吃的飯館，有些真的貌不驚人，油門踩大了就滑過去了，根本沒看見，也不連鎖，一直在大經濟時代堅持自我。

因為廣州人不覺得氣派有多重要，反而是味道第一，所以經常是普通的茶餐廳門口會大排長龍，陋巷裏面的阿婆牛雜、粽子、煲仔飯有可能吃不上，因為實在太多人等號了。

那種所謂的廚師明星化、價格土豪化、食客圈子化的情況，真正的廣州人都知道這是在作戲，台上卿卿台下吾吾不是我和你，當然是做給資本看的。

廣州人的務實精神是最教育我這種懸浮人的，遙想當年的自己滿腦子理想主義，滿紙的文藝腔，生生被廣州這個務實的城市教育和打造。

最顯著的特點：

廣州人是不熱情的。待人有一種天然的疏離，滿臉寫着我跟你不是很熟，所以做事情你會懂得分

寸，但是反過來呢只要你這個人還行被其認可，廣州人又是很長情的，任何時候都認你這個朋友。

廣州人喜歡直接談利益。不扯那些有的沒的，從來不會說看我的面子，在商言商誰都沒有面子，「錢面」最大。但是反過來廣州人也不太斤斤計較，以前我在地攤買東西實在沒有零錢，小販收個整數會說算了算了。

廣州人不喜歡大驚小怪。沒有哪個明星會被團團圍住搞得插翅難逃，認出來也當陌生人沒有搭話的習慣。也很少有人因為失敗呼天搶地，反正吃得鹹魚抵得渴重新來過就是。

那些發了財的廣州人也還是穿著大褲衩人字拖，照樣在街邊吃牛腩粉。

廣州人有堅守意識。多小的舖面多小的生意都有人做並不覺得丟人，只要靠自己的勞動吃飯就好，富二代官二代關我屁事，人家有是人家的，我沒有該着我辛苦也沒什麼好抱怨的。

總而言之，廣州人真的很務實，所以相對保守、本分、甚至有些冷漠、自我。但是生活在這裏的人有一種莫名的踏實，又有誰是每天天上大酒樓呢？生活本身就是日常的、市井的，還是每天有兩餐安樂茶飯最靠譜。

理想又不是非份之想，如果你願意可以在這裏安靜的成長。



被或夢在施到對發鄉歸
論者，追能夠地得而生他的
無行動能充分，從衷把「故鄉」
南主都充幹，由直報南「故鄉」
迫是人嶺展回嶺出作屬感。

張九齡的啟示



陳橋生

《羊城晚報》編委、
文化副刊部主任

嶺南文化的包容精神，在「嶺南第一詩人」張九齡身上也可一窺端倪。

武則天長安三年（七〇三）九月，張易之、張昌宗兄弟構陷宰相魏元忠，時為鳳閣舍人的張說，因不願配合作偽證，被配流嶺南欽州。途經韶州時，正居家讀書的張九齡，得以文章面呈，張說覽其文而厚遇之，並與通譜系。論輩份，張說高張九齡兩輩。

僅僅不到兩年的時間，神龍元年（七〇五）初，「二張」被誅。此前因得罪「二張」而遭貶的張說，乃奉詔北還。附會「二張」的詩人宋之問、沈佺期等，則一一流貶嶺南。天翻地覆，乾坤大挪移，天平一下傾斜過來。英國作家莎士比亞在《仲夏夜之夢》中說：「轉瞬即是天堂地獄，地獄天堂。」人生的荒誕與無奈，莫過於此。

剛剛送走了張說，又迎來了南貶的沈佺期。張

九齡因赴京試，與沈佺期有門生之誼。如今座主有難，流經韶州，張九齡理應投刺拜見，執弟子禮以待。如此戲劇的場面，在歷史上的嶺南並不鮮見。

嶺南並不直接參與朝廷的紛爭權鬥，卻總是一無怨言地接納着這些爭鬥中的落敗者、流離者。無論他是被冤枉的好人，或是罪大惡極的酷吏；曾是位高權重的王公貴胄，或只是位卑言輕的一介書生；也無論他是從此仕宦無望終老此鄉，或還將東山再起，前度劉郎又來。嶺南都以她的山川風物接納包容着他們疲憊的身心，撫慰着一顆顆從雲端跌落的受傷的魂靈。嶺南的開放包容，就是在這樣一次次的接納迎奉中成就，是從一開始就註定了的。

這些南來者的多數人，也在嶺南的開放包容中，完成了蛻變與昇華，重新煥發出生命的激情，並以其深切的感恩之情反哺回報嶺南。他們憑藉自身的優良素養與滿腹才華，千年來不斷地提升着嶺南的文明進程，終將蠻荒之地滋養為南國沃土。

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當下，開放包容作為嶺南的人文精神一直生生不息。也無論是被迫南行者，或是主動追夢人，都能夠在這裏充分地施展才幹，得到回報，從而對嶺南由衷生發出「一直把他鄉作故鄉」的歸屬感。這種精神，正是嶺南文化的精髓，是在千年的歷史積澱中慢慢生成，是滋養着嶺南文化創新前進的源源不斷的動力。

◎

「世界、國家、地方三種力量交匯，顯然壓抑或者遮蔽了方言文學的地位……多元化、『雜語喧譁』，體現在語言方面，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寫作。」自從五四運動以來，國語已經成為文學寫作的主流語文，而方言創作則被忽略，失卻了過去的地位。作者思考了以方言創作的現實挑戰，並點出了粵語文學以至「大灣區文學」發展的新路向。

——編者

粵語文學的現實與可能

黃子平

關於這個問題其實我思考已久。我認為「大灣區文學」這個概念是一個很重要的契機。當然首先它是一個經濟概念，把它延伸到文學領域，畫出一個地理位置說，中國文學裏面的這一塊叫做「大灣區文學」，我是有點懷疑的。需要從很多層面來建構它、界定它、想像它。語言是一個基本層面，我想到粵語文學，或許能夠跟別的地域文學有所區隔但又涵括「大灣區文學」。當然這個概括非常粗糙，我們看到大灣區裏面也有客家話、潮汕話的區別。惠州是客家方言區，深圳的前身寶安也是，香港新界的元朗也是客家方言區，但是目前看不出有客家方言寫作的苗頭，當然客家山歌、山歌劇的寫作有一些積累，必須另作考察。我主要是以廣府話方言這麼一個概念的觸發，去討論粵語文學的現實與可能。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首先要提出來一個歷史上關鍵的背景，就是五四時期胡適提出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口號：「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兩個詞的互相修飾提出來兩個非常重要的目標，用國語創作文學，用文學傑作支撐國語。其實這兩個目標是共同的一個目標，就是作為民族國家的一個政治動員的媒介，要有一個統一的語言和用這種統一的語言創作的文學作品。用這種統一的語言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反過來支撐這種民族國家框架內的統一共同語。這是非常重要的目標。這個



目標受到了歐洲民族國家形成中的一些範例的啟發。比如意大利其實是由無數的小公國建成的，這樣一個國家，採用的共同語言就是以佛羅倫斯方言作為一個中心語言，意大利的國語什麼時候立住腳了呢？但丁《神曲》啊。胡適提出來的這個目標，其實到了三十年代已經基本實現了，其中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在中小學的語文課本上絕對採取白話文，而且由一批文學家來編訂教材。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還能在語文教材裏讀到如朱自清〈背影〉這樣的文章。我們還要看到一個更大的國際化的背景。民族國家其實是奔向一個所謂世界大同或者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在語言上的表現就會反覆看到那種關於拉丁化的要求，還有一個就是對世界語言的推廣。世界語言不是從各民族的文化生活裏邊自然生長出來，它是非常蒼白的語言，只夠有限地溝通。可以看出來所謂國家民族語言，是依靠世界大同的目標提出來的，但是同時它又面對地方方言怎麼辦的問題。世界、國家、地方三種力量交匯，顯然壓抑或遮蔽了方言文學的地位。

回顧從晚清開始非常成功的作品，其中就有吳語文學。《海上花列傳》，魯迅說靠讀它，「足不出戶的學會了蘇白」。胡適也很喜歡吳語文學，但是他說不能着急，待到國語文學站住腳了，就可以發展方言寫作。那麼一百年來，北方方言，尤其北京方言很方便地融入國語寫作，別的地域方言就比較困難。到

二十一世紀，上海作家金宇澄寫了《繁花》，算是滬語寫作，後來《繁花》得了茅盾文學獎。茅盾文學獎中南方作家佔的比例之小，小得不像話，國語的文學在建構這樣一個偉大目標的時候遮蔽了方言的層面。但有意思的是，在延安時期有一個短暫的陝北方言寫作，出現了如《夫妻識字》、《兄妹開荒》這樣的作品。這種稍縱即逝的寫作跟四十年代末香港的文學運動有非常相似的地方。簡單來講就是當時的邊區政府是屬於地方，它的方言寫作在某種程度上用來動員地方的民眾。回頭來看粵語文學，其實也是在晚清的時候蔚然大觀，最重要是這些方言文學都跟一個地點關係非常密切。

方言文學的生命力

一九四八年，有大批的文化人，主要是左翼文人聚集在香港，住在比較集中的地方。他們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雜誌，叫做《大眾文藝叢刊》，這是一本在中國文學史上重要的刊物。這本雜誌裏面有一期發起了「方言文學運動」。茅盾、鍾敬文都寫了理論文章談方言文學。不光有理論的，還有創作發表。叢刊裏頭有粵語方言、潮州方言、客家方言的一些寫作，後來還結集成冊。但作者後來都承認這種嘗試性寫作是不太成功的，寫出來還是沒有那個味道。比較成功的反而是不太純粹的方言寫作，所謂純粹的方言

小說或者純粹的白話文小說都是一個神話，是一個不太可能實現的目標。反而曾經幾個學者說到多元化、「雜語喧嘩」，體現在語言方面，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寫作。

到了五十年代，香港有一個叫三蘇（高雄）的怪才，寫作速度非常快，現在很多人重印他的一本小说叫做《經濟日記》。他在寫作中使用了一種叫「三及第」的手法，所謂三及第就是廣東方言和白話文和普通話三者的結合，非常有味道。像這樣的文體，學者給它很高的評價，但是有點後繼無人。現在出現了一個叫「新三及第」的，文言文的成分很少，但是加入了英文，這個我們在香港的大學裏經常聽到一些同學說，在文學上還沒有人寫出成功的例子，但是卻給我們帶出來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發。這樣一種多元發生的文體是粵語文學發展非常開闊的一種可能。

與現實接軌的方言文學

二十一世紀粵語文學的發展，也有一些重要的成果。這裏面有幾個先決的條件，第一就是多媒體擴展了粵語文學的讀者群。很多人不在廣州也不在港澳生活，但是他可以聽懂廣東話，他會跟着粵語歌曲唱。香港電影和電視連續劇的大規模普及都擴展了粵語的讀者群。電影字幕的發明影響很大，還沒有人去研究，有了電影字幕，人物可以說各地方言了，港片

在內地發行不用再找人來給劉德華、任達華配音。

其次，香港作家參加了一個「口述歷史運動」，我覺得在大灣區的各地中有必要迅速地展開類似的活動。這一代有記憶的老年人已經逐漸凋亡，將來都是一些沒有記憶的人群，不把他們的口述歷史記錄下來非常可惜。黃碧雲寫了一本非常重要的長篇《烈女圖》，再接再勵寫了一個《烈佬傳》，在口述歷史基礎上大量使用了廣東方言。還有一個就是陳冠中的《金都茶餐廳》，用粵語講述的同時也提煉了粵語。董啟章的自然三部曲的第二部《時間繁史·啞盜之光》，裏面有三分之一的章節全部是用粵語討論深刻的哲理，這就是非常冒險的一個實驗。前面幾位使用粵語寫作是因為讓敘述者發聲必須使用粵語，而董啟章的構思則跟前面幾位完全相反，日常對話用國語，哲理思考用粵語，反着來。但有意思的是，在台灣有一個董迷，利用一本粵語字典，一個暑假把這本書啃下來了。這樣一個閱讀的例子是所有方言文學的寫作者需要考慮的問題，就是說它的讀者接受面的問題，這是粵語文學的一些現實。

強調這些嘗試，是想要給大灣區的其他作家提供一些參考。粵語文學存在着可能，但是能否成為現實還要大家拭目以待。

（作者為文學評論家、中山大學中文系（珠海）講座教授。）

名作家慕容羽軍形容《天底下》是「四十年代末期、五十年代初期（香港）唯一形神俱健的刊物」。這段時期香港文壇短暫的真空，便是由孟君主編的《天底下》填補。

獨領風騷的《天底下》周刊

鄭明仁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大批原來留在香港的左派文化人紛紛撤退返回內地，因而造成香港文壇一度青黃不接。一九五〇年初，香港市面出現一本名為《天底下》的周刊，由孟君（原名馮曉華）女士主編。孟君之前在廣州《環球報》設《浮生女士信箱》，並連載小說《拂牆花影》，大受讀者歡迎。四九年內地政局轉變，孟君挾着著名文藝小說作家之名南下香港主辦《天底下》，甫登場便先聲奪人。名作家慕容羽軍形容《天底下》是「四十年代末期、五十年代初期（香港）唯一形神俱健的刊物」。這段時期香港文壇短暫的真空，便是由孟君主編的《天底下》填補。

《天底下》的書寫語言是清一色語體文，比照當時香港報紙副刊流行的文言文或三及第文字，大異奇趣。《天底下》開辦初期，孟君不敢把周刊的格調定得過高，她兼收文學、科學常識、生活綜合知識，並由她本人主持「孟君信箱」，替男女讀者解答疑難。雜誌很快便為市場接受，孟君信心增強，文學作品所佔篇幅愈來愈多，《天底下》當年的作者，不少後來成為香港文壇名家。例如，《天底下》第六十二期便有「秦可」的作品〈鯉魚門的霧〉，首次登場的〈鯉魚門的霧〉後來成為香港文

本期要目

1. 美國國務卿艾美遜..... 伯文
2. 蜜月終了的時候..... 周麗
3. 夫妻對性的種種觀念..... 周麗
4. 犯罪：中篇連載..... 孟君
5. 愛的真諦..... 孟君
6. 伊利亞白漆廊的童年..... 孟君
7. 我曾經物色佳偶..... 孟君
8. 世界第一街市..... 孟君
9. 月夜潮的聲號..... 孟君
10. 假如曾經失去..... 孟君
11. 孤兒的孤娘..... 孟君
12. 你有來郵的好處嗎？..... 孟君
13. 結婚幸福的好處與壞處..... 孟君
14. 我是一個私生子..... 孟君
15. 人類的壽命..... 孟君
16. 天底下..... 孟君
17. 影射兒..... 孟君
18. 做一個乖巧的孝人..... 孟君
19. 兒童普遍的疾病..... 孟君
20. 島上一週：新聞摘要..... 孟君
21. 天底下原箱..... 孟君
22. 服務啟事..... 孟君
23. 關於攝影..... 孟君
24. 關於攝影..... 孟君

天底下週刊第一期刊號

主印人：林樹基
 編輯：孟君
 出版顧問：買立夫、李瑞榮
 社址：香港文咸中一四四號二樓
 電話：二四四八七號
 承印：西南圖書印刷公司
 地址：香港德輔道中一四四號二樓
 電話：二四四八七號

定價：每冊零售港幣五角
 定閱：全年四十八期港幣十四元四角，半年廿四期七元二角。

（一）本報歡迎投稿，稿件請寄本報編輯部，來稿請附郵票或郵票，恕不退稿，稿件請附郵票或郵票，恕不退稿。
 （二）本報稿件，請用鋼筆或毛筆，字跡要清楚，稿件請附郵票或郵票，恕不退稿。
 （三）本報稿件，請用鋼筆或毛筆，字跡要清楚，稿件請附郵票或郵票，恕不退稿。
 （四）本報稿件，請用鋼筆或毛筆，字跡要清楚，稿件請附郵票或郵票，恕不退稿。



右：一九五〇年創刊的《天底下》周刊創刊號。左：《天底下》創刊號目錄。

學的文章多次出現在《天底下》，筆者手上一十期的《天底下》，秦可的作品便出現了三次，例如第三十七



《天底下》主編孟君，攝於一九五七年。



名作家慕容羽軍形容《天底下》是「四十年代末期、五十年代初期（香港）唯一形神俱健的刊物」。

期的小說〈玻璃窗下〉；第四十四期的小說〈墓前〉；第四十一期翻譯自美國女詩人 *W. S. Merwin* 的〈商籟一首〉。秦可在《天底下》的作品遠不止此數，要研究早年的舒巷城，《天底下》是很重要的參考刊物。

孟君身為《天底下》主帥，加上已是成名作家，捧場者眾，因此每期都由她提供兩篇小說，另外又要主持編務和解答讀者來信，忙得不可開交，後來邀得慕容羽軍參加編務，俊人（陳子雋）、徐訏加入成為主要作者，《天底下》辦得更出色，可惜出版了第八十八期後便結束。因為人事問題，孟君主編完第六十六期時已離開《天底下》，轉到藝美圖書公司負責《知識》半月刊編務。

孟君是多產作家，先後出版了一百多部小說。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在瑪麗醫院逝世。著名時裝設計師劉培基在自傳中透露，孟君是他的母親。

（本文圖片由鄭明仁提供。作者為資深傳媒人。）

明

壓力下的教學

悶雷



澳門培正中學
余少君老師

我記得，從天空發出來的第一響雷聲，約莫是在兩年前的時候。對面的樹沒有長很高，每天的資訊卻成了懸掛在枝桠上的果子。咖啡的香氣凝結了，外面的世界像在搖籃中晃動，讓我眼前的學生也顯得格外憔悴。

她剛從外地回來，目前就讀大學二年級。在缺乏陽光的照耀之下，螢幕裏的彼此盡現無奈，一言難盡。未幾，學生訴說了在遠方的經歷，「我一直認為，那是自己築夢的起端。從高中開始，我就奮力走在刻苦的學習道路上。可是我怎麼都沒想到，一場瘟疫就成了所有人的夢魘。」我觸碰到杯子的外壁，有些涼

了。

我回到她的面前，感到未來是大家的未知。學生喊了我一聲，樹的葉子有些許光的殘留，當年她高中畢業的時候，也是這座城市變幻最大的時候。「回想起來，當初我還在準備應屆畢業同學的升學事宜，以及思考在春節假期之後，如何為其他班級的同學複習。」我倆驀然回首，往事並不如煙，「我也記得，那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新年。不久後，學校停課了，我們都以為夢想從此熄滅了。」

微風經過，依然未能帶走那一層灰。頃刻，雷聲不知在何處傳來，像是之前內港碼頭意外的巨響。「在六月初，我已經回來了。誰知道小城的不幸再次重來。」咖啡的溫度恰好，我也確認了學子一年來的成果。「有幸的是，大學是學期結束了，然而中學的期末考試就無法順利進行，希望網路的補課有一定的





作用。」這時候，有一盆不算很大的仙人掌呈現在我的面前。「其實，現在的就是過去的未知，與其我們一直坐立不安，不如重拾范希文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突然，杯子的影子與我靠近，「好的，我們就趁着城市停頓的時候，好好完成過去未能完成的事，一起等待新的學期的到來。」窗外的樹，身影越來越長，清風像是一場降溫的雨。

偷巧克力的肥仔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梁璇筠老師



「你是不是不敢去？」放學後，一群孩子在街角便利店門前嬉鬧。這時校服上衣早揚到長褲外，鬆開衣領，三人機不離手同時「傾計」。「如果你真的不敢去，那麼就要給我一百元。」兩個瘦小的在喝汽水，一邊向肥仔說。「點解呢？你話俾就俾？」肥仔無奈笑道。「你咁有錢，為什麼不可以分些給朋友？」一個瘦子說，另一個附和道：「朋友就是要分享，你不願給就是輸！輸的話，一係到便利店拿一包巧克力！」肥仔括

着銀包，瞥一眼裝糖果的貨架。「願賭服輸！」瘦子催促着。於是這個肥仔，莫名其妙的進入便利店實踐「朋友」心中的「義氣」。結果當場被抓到，店家報警處理，眼下三個學生就坐在訓輔室。

如果說，好為人師的壓力是什麼？除了要幫助學生應付公開考試之外，就是在這個學生還懵懂、愚昧無知又自以為是的年紀，進行品德教育。世界沒有如初，也不一定人性本善。要找到讓學生信任你的支點，給他們從頭說理，再慢慢薰陶，最終讓其幡然醒悟，改過自新，才是最難的。後來知道這肥仔背後的「故事」：父母拋棄他了，在他很小的時候。唯一願意收養他的親人，卻在上星期癌症去世了。所有行為問題的背後，其實也是缺乏愛。好不容易三個小孩受到教訓了，轉頭網路上，又有其他學生聲討：「十二歲的賊」、「真是影響校譽的老鼠屎」、「去死吧！」網上審判，誰該負責？誰都可以是欺凌者。學生頑劣，總是嬉皮笑臉，或者一臉沉默，這時老師能否察覺，其隱藏着的痛苦？我們有時就是在茫茫之海不斷「拯溺」，言傳身教，常常很累。然而汪洋大海，有時候，老師可能是學生唯一能夠找到的浮木。

疫下教育：雖苦澀卻回甘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林惠文博士



過去數載，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社會格局和經濟環境都受重創，教育也不能倖免。無論教與學，都有着翻天覆地的轉變，師生都要付出多些，多走一步。環視這歷程，雖然帶點苦澀，但卻回甘。

二〇二〇年初因應疫情惡化，大學宣布所有面授課堂改為網上授課，老師和學生都被殺個措手不及，市面上各人爭相購買網課器材，教學團隊則忙於討論網課各項細節。硬件方面的問題，技術組同事很快就解決了；但在軟件方面，教學團隊則花上大量時間討論和修改教學大綱。

大學課程，有既定授課內容、評核方式，這是質素保證機制，老師和學生必須遵循，在既有框架內作適度調節，既要保持教學質素，又能公平地評核學生成績，實在費煞思量。教學團隊幾經思考，制定全新的教學大綱，並馬上向學生公布，讓他們掌握具體情況。

教育並非只限於傳道、授業、解惑，關顧學生身、心、靈，也是老師的責任，而且遠比前三者更為重要。疫情下，師生只能透過視像見面，接觸和溝通的機會也少了。社會瀰漫負面情緒，學生面對太多不確定因素，或擔心染疫，甚至有家人、朋友離世，對學生造成巨大衝擊，心靈變得脆弱。老師必須提高警覺，識別有情緒問題的學生，適時介入，助他們走出陰霾。在團隊的努力下，學生都能學有所成、健康成長。

疫情下，如何善用資訊科技授課讓我感到壓力！我等六十後的老師，以往師訓課程甚少觸及資訊科技，遑論網上授課。為了趕上這股網課洪流，唯有往網海裏跳，參加各類型工作坊、收聽「網紅」節目，並從書本上學習、增值。

隨着第五波疫情受控，社會漸漸回復常態，但我們仍須保持警惕。社會經歷過這場疫症的洗禮，期間大家付出了汗水、淚水，讓大家長了智慧，相信未來的日子大家會走得更順。回首來時路，雖苦澀卻回甘。大家共勉之！



溽暑印記

一整片夏日的清涼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
聯合國際學院
楊紫嫻



小城的夏天總是來得

那麼理所當然。在熱浪將人的思考空間逼成一個狹小的方塊時，人們只想往嘴裏塞一根冰棍、一大塊西瓜，抑或是將身體丟進某個藍幽幽的池子裏，再

大呼一聲——涼快！樓下店鋪卷閘門拉開，門口多了一個西瓜攤，頂上撐着大傘，傘下一個個長條大瓜胖墩墩、壯鼓鼓，疊羅漢似的疊在一起。西瓜堆後面坐着一個女人，穿着黑條紋寬鬆上衣，手裏不停扇着一把蒲扇，豐滿的臉上汗水汨汨流下，眉頭微皺，眼珠子左右來回轉，生怕錯過一個客人。偶爾有路人停下

來問價，她身體前傾，大聲回「九毛八！包甜包紅！」說着拿出小刀在瓜肚子上劃拉出一個小三角，抽出來給那人嘗。那人啃完瓜肉後輕輕點頭，說：「給我挑個好的！」「就這個！蠻甜！好吃！」一邊敲敲翠綠的瓜皮，發出咚咚的響聲，將瓜抱到秤上，報出價錢，一氣呵成。我坐店裏，有時和她對視上，她會喊我過去，遞給我一塊剛切下來滴着汁水的西瓜片。啃一口，脆沙沙的，真甜！從前門口會支烤腸攤、芋頭攤我都不太上心，唯獨這個西瓜攤，每次下樓，就彷彿看見一整片夏日的清涼與甜蜜，伴隨着市井的氣息，滲入回憶裏，清新悠長。

無事小神仙

暨南大學
鄭涵



《說文》有云：「溽，濕暑也。」溽暑多雨。常常是午後天突然一黑，雨一下就下起來。但如果作起了雷雨，黑雲和炸雷像要吃人一般，雨的陣仗大得很，天氣

就更恐怖一些了。

最怕的是斷電，「大人愁爐灶，小孩愁樂趣」，沒有電視可看的下雨天該是多無聊啊！這時排巷老厝的優勢就顯露出來了。老厝的天井是雨天的樂趣之一，貪玩的小孩趁天井漏雨，撐着傘光腳踩水玩，看水缸辟卜辟卜往外濺水，屋內屋外都響着撲落撲落的雨聲。或者擠坐在門檻，啃着西瓜，比賽誰吐瓜籽吐得更遠；或嚼着甘蔗，朝台階吐出一球一球的甘蔗渣。不知從哪裏「噏」地飛來一群蚊子，黑蓋蓋地盤飛在頭頂，空出一隻流滿汁水的手朝頭頂用力揮去，過不了一會兒蚊子又重新聚回，索性專注吃好了。邊吃邊左右望望，見鄰居家小孩也一樣坐在門檻，對視一眼繼續吃瓜，像某種暗號。周邦彥詞裏寫道：「此情緒此時天。無事小神仙。」縱是溽暑雷雨天又如何呢？天地一片黑，孩子心裏卻是亮晶晶的。

夏天正當時



澳門科技大學博雅學院
陳津丞

醉如酒。

南國溽暑熱如炙，但夏浪伴着海風，拍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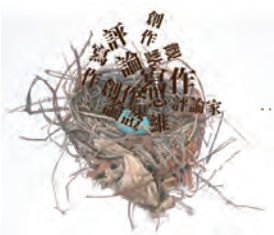
在臉上，斜陽半窗，蟬鳴陣陣，我在陽台上看風景，一幅閒暇之景。

如果不是疫情的話，各種夏令營、研習營、考察團的旗幟會將我們的足跡引向北國的山莊、東海的沙灘、西部的佛窟。但現在……

今年七月的澳門，有着與往常不一樣的街景——堂皇轉眼凋零，喧騰聲不復往日尋常。稀疏的人影閃映在太陽直射之下，步履匆匆，口罩有力地將人的大半張臉遮住，餘留一雙雙看不清情感的眼睛。不帶情感其實不太準確，街上的行人都有很強的目的性——或取餐、或送餐或購置必需品……對目標的渴求讓行人身上籠罩了一層倉皇的色彩，稀稀疏疏，零零落落。如果說山林間的孤零還留存着一絲冷傲與隱蔽，那鬧市的突然凋零看上去讓人如此無奈又鬱鬱於心。

疫情之下，人往往是無奈的。除了受困於一隅之地，還有對於未來的彷徨。今日閉五市，明日封六樓，然仍不知解封之日。這種不安與恐慌讓人精神一直緊繃，內耗愈發嚴重。繚牆重院，困住了人的身體，貌似也困住了人的心。

但轉機總在一瞬，轉機也總在人心。隨着政府的強力措施與精準的防疫，疫情逐漸消退，澳門得以重現生機。新綠濺濺，扶風飄送新行色；珠蘭梔子，曉晴千里望夏涼。雞頭米正新，核桃也還綠着，夏天



正當時！

盛夏的滋味



廣州暨南大學

鄭冰心

家鄉水果豐富，一季有一季的滋味，它們共同建構起我對時節的感知。春食枇杷，秋剝文旦，溽暑之際，正是摘荔枝的好時候。

大暑時，我與母親一道回外婆家摘荔枝。樹沿河岸生長，數人撐船探低枝，數人登梯摘高枝。而我把爬樹的本事和膽子丟了，只敢在樹下幫忙扶梯。鄰居家的小哥將荔枝籃掛在宮廟飛簷上，不料籃子沒穩住，骨碌落地。他立馬虔誠，與土地公打商量：「行行好，容我摘完這一遭。」

荔枝的專屬時節，怎麼都要吃個痛快。我蹲坐在樹下狂啖幾十顆，早忘了家人「不可貪食」的叮囑。迫不及待地剝開薄薄的紅，露出溫潤的白，果香撲鼻，汁水膨脹，一口下去，暑濕之氣盡然拂去，唇舌瞬間被清甜滋味充盈浸潤。吃多了，還能吃出心得

來，憑着荔枝的外表與殼的粗糙度，就知道裏頭的核是大是小，荔枝的果肉偏酸還是偏甜。

家鄉的陳紫荔枝採摘期短，只在最熱的時刻結最甜的果；又極為嬌嫩，一旦離枝，便迅速變色變味。如今在外求學，我也品嚐過別處的荔枝，總覺得不合心意。母親笑言，味道哪能一樣？隔了一個鄉，隔了一座山，水就不是一樣的水，土就不是一樣的土，滋味也不是一樣的滋味了。

暑假將盡



澳門大學中文系

李嘉敏

今年夏天悶熱非常，七月下旬一度達到三十五度以上的高溫，晚上回到宿舍，空氣中都瀰漫着一種像被烤箱烤過的、熱烘烘的感覺。

澳門大學的暑假，校園一片寧靜，中午最是酷熱難耐，然而當烈日慢慢下山之際，嚴實的天空總會漏出一絲絲微風。

六月下旬，澳門出現了不少新冠病毒案例，在全澳相對靜止宅家抗疫期間，我經常站立在窗邊遙望

對岸逶迤的山群和波光粼粼的湖面，如果划船到對岸，就是飄逸着葡撻味道的路環，我想起之前在路環的湖邊散步，我總用手擋着金燦燦的陽光，另一邊是塗上黃的、湖藍的、腮紅顏色的高矮不一的房子併在一起，像穿梭在意大利的布拉諾島。

我習慣於飯後，捧着書在宿舍外的走道裏，邊閱讀邊踱步，每到了晚上七點半左右，蟬聲四起，我彈撥豎琴，加入夏日蟲子的大合奏，這樣通常維持好一陣子，夏夜又瞬間回復了該有的寧靜。

七月底的一個早上雷鳴轟轟，我猛地睜開眼睛，聽見窗外潺潺雨聲，雨下了好幾天。澳門清零一周多後，好多人匆匆忙忙拉着大箱子坐車去關口，學校一下子人去樓空，暑假也即將結束了。

夏日疊影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
林歡然



對於學生而言，若數盛夏裏的大事，暑假必然榜上有名。暑假是專屬學生的假期，而盛夏也是年輕時代的象徵，不少以盛

夏為題的流行文本都旨在懷緬青春的美好。我對暑假又愛又恨，我想許多學生都懷着同樣的矛盾心情——既想逃離繁重的課業，又想念天天與朋友玩樂的時光，現在想來，這種奢侈的矛盾心情，正表示學生享受自由且被朋輩環繞的美好盛夏。

今年暑假是我作為學生的最後一個暑假。過去數年的夏天，我都在大學的迎新活動和實習中度過，游離於孩子與成人的邊界。今年，畢業是絕佳的契機，讓我與在疫情下許久沒見的中學、大學朋友相聚，以慶祝之名悼念我們已不復返的「孩子」階段，對彼此成為正式的「成人」送上祝福。一張張畢業照和聚會照片，像羅蘭巴特所言：「相片將真實帶返過去，暗示這真實已逝去。」縱然我們都迫不得已被時間推着走，但那些攝下過去的照片凝結「曾經在場者」（羅蘭巴特語）的神采——細碎的「當下」疊加起來，正是我們的滄暑印記。

（本園地公開，歡迎莘莘學子投稿，撰文字數四百字內，投稿請電郵 mpmediator@ingpao.com）

說話的人朝她擠眉弄眼，表情豐富，說不出是友善還是有心尋事……麗穎一如既往，默默接受別人的欺凌，還賠着笑臉。她內心的世界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有興趣知道。

棄 嬰

水 月

從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朝西，穿過巴素打爾古街，夕陽亮出日落前回饋用家的光芒，在她左側的臉頰上，抹上急躁而慌亂的色彩，若有若無；頂上的頭髮曬出油光，前額滲出的汗珠，順着扁平的眉骨滑到了眼窩，雙手緊緊抱着一個紙皮箱子的她，沒能做出任何肢體動作擦汗，下意識眨一眨眼，還是澀了眼睛；氣喘噓噓的她，不該露出的兩個鼻孔，在蒼白的口罩上方，用力地張大、收縮。鬆上了澳門式南歐色彩的、低矮的房屋增添了幾分激動，在她右側的臉龐，映照出危險的氣氛。她低眉垂眼，舔一舔嘴唇，舌尖碰到口罩之際，她感覺到一個陰謀正在移動，嘿！她的笑聲有點突然，拴在燈柱下的一隻老黃狗喇地豎起耳朵，朝她汪汪叫了兩聲，然後撇着屁股吐出舌頭，目送她的背影，彷彿樓上晾曬的一條肥大的浴巾。

為了尋找目的地，她加快腳步拐進橫街窄巷，走迷宮似的左穿右插。裙襬隨步伐晃動，帆布膠底鞋左右、右左在巷子裏趑拉。此時，她眼珠子骨碌、骨碌，覺着這些巷子處處散發着神祕的氣息，抱着箱子的手臂內側黏黏滑滑，她一個勁兒走，越走雙臂越沉，胸部抵着箱子，胸圍都濕透了，猝不及防一個趑起，一隻鞋鬆脫了，腳底被路磚上的砂石硌了一下。她慢慢轉動脖子，從左到右，從右到左，瞥見一個墨綠色的鐵皮桶子向她招手，趕忙走進邊上一條更短的

橫巷裏，彎腰放下箱子，然後四肢舒暢地展現在巷子的陰影裏。背包的左側網袋內有一條小毛巾，她反手去摸之際被一個聲音干擾了。「喂，垃圾唔得放呢度！」

一支「拐杖傘」在她眼前晃了晃，「罰六百蚊呀姐姐！」一位老者邊說邊用他的傘子兼拐杖敲擊鐵皮垃圾桶，發出「篤篤篤、鏘鏘鏘」幾個發人深省的聲音，「不信？」

她擺擺手說：「冇嘢，冇嘢」，連忙蹲下抱起箱子。箱子裏有個東西晃了晃。

「有便衣影相啦，市署的，講你唔信，罰你你就肉痛喇！」老者留下一個不聽老人言的眼神，叨叨着蹣跚而行，拐進另一條巷子裏。

下腹突然一陣絞痛，她再次放下箱子，站起來在一面牆皮剝落、爬滿灰塵的牆上找到了依靠。穿着螢光綠背心連衣裙的她，外罩一件中長款的風衣，與炎熱的氣溫格格不入，鬆夸夸的裙子更顯身材壯碩，惹來路人說不出的目光，然後都消失在巷子的拐彎處。腹痛有些緩和，她反手去拿小毛巾，擦了擦臉上和手臂上黏稠稠的汗水，瞥見又有人走進來，忙不迭再次抱起箱子，繼續尋找她的目的地。

二

「哎叻喂，好耐冇見你，做咩肥咗咁多？」

把響亮的聲音疾風般迎面而來。

麗穎才發覺遇見熟人，咧嘴一笑，沒接對方的話茬。

「妖！唔識我啦下？阿姐我有做一年啫！」說話的人朝她擠眉弄眼，表情豐富，說不出是友善還是有心尋事。街坊都喊她乖姐姐。年前剛滿六十歲，按公司規定要退休，一直強調自己還沒資格領社會保障的老人金。「我搭巴士唔係免費嘅！」是她常掛嘴邊的「證詞」。

麗穎支支吾吾，乖乖姐暗裏偷笑。一看便知道你搞什麼啦，她心裏想。然後口風一轉，問麗穎最近有沒有男朋友，沒有的話給她介紹個帥哥。在收銀櫃台前的麗穎，搖搖頭，又笑了笑，問乖乖姐最近都忙些什麼。

「我？周身唔得閒啦，一陣又約咗人去葡京人睇戲。」

沙——丹——豬——扒——飯

「唔該」麗穎接過飯盒說：「乖乖姐，走先喇我。」猛一轉身推開玻璃門，剛想進來的人被她嚇了一跳。

「呢個妹妹……你哋明啦，」乖乖姐的食指在右側太陽穴繞了兩個圈，對相熟的街坊茶客說：「……唔係話弱智，係有些少遲鈍囉，哎，唔講喇。」乖乖姐的右側嘴角向上揚了揚，托一托老花鏡，繼續看報



紙。

政府開放投標賭牌那時候，乖乖姐剛離婚，靠前夫給的贍養費生活，手頭雖然不算寬裕，但還能對付。那是二〇〇二年。賭牌落實後，各大中標的企業忙着興建娛樂博彩王國，兩三年後，澳門的人力資源市場水漲船高，企業一邊在招攬人才，一邊要吸納盡量多的前線員工。乖乖姐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對於摩拳擦掌要在澳門這個賭城取金蛋的新晉投資者而言，這不是問題。招聘會上的應徵者幾乎是全數入圍，反正他們得接受培訓，然後考試合格才可正式入職。乖乖姐便是乘着這個浪潮的眾多澳門人的其中一個。正所謂「風來了豬也會飛！」中年婦女乖乖姐便跟她剛中學畢業的兒子一起加入了金沙公司的莊荷大軍，從此生活得興高采烈。

麗穎是制服房的員工，本來與乖乖姐碰面的機會不多，不過在同一個賭場工作，在職工餐廳遇見的機率很大，算是她們倆的一點緣分吧。其實她們只共事過三年，也算不上相熟。但在乖乖姐退休前不久，她們有過一次「深交」——乖乖姐撮合過麗穎的一段「姻緣」，要不是「孽緣」的話！

三

麗穎是個頭腦比較簡單的人，除了智商不高，還很容易聽命於人。在學校裏就是被霸凌了還賠着笑

的那種女生，所幸也因此，霸凌她的人也就覺得沒趣，欺負她的時候總會「適可而止」。在制服房工作，便是個任勞任怨的同事。她總是慢半拍才能作出回應，所以在別人提出不合理要求時，還沒來得及反對，同事便當作「她答應了」而轉身離去！她和阿駿的「姻緣」也是這樣開始的。

乖乖姐說起話來像開機關槍似的，沒幾個人能與她匹敵。那天，她在職工餐廳一屁股坐在麗穎對面，沒等正在扒飯的麗穎抬頭，便介紹完身邊站着的阿駿；十五分鐘後，已經搞定了麗穎和阿駿的首次約會。

從職工餐廳出來，約好在職工通道門外見，麗穎和阿駿去看了《復仇者聯盟》。阿駿是乖乖姐同場的莊荷，在「豬也會飛」的風力下，不愁衣食、不愁玩樂，愁的是沒有女朋友，這跟他那像過時日曆的長相不無關係。儘管自己是這樣的條件，但麗穎在他眼中依然是「不理想」的「選擇」，如果他有選擇的話。電影播到一半，阿駿終於按捺不住，把手伸過去摟着麗穎的肩膀，悄悄將魔爪滑到麗穎上身的左側，保持着眼睛注視大銀幕的樣子，作勢挪動了一下坐姿，手指「意外地」觸到麗穎左邊的胸脯。這個動作隱秘、迅速，麗穎一驚，肩膀和手臂向內一縮，竟讓他順勢一把抓住了她的胸脯。麗穎沒遇過這種狀況，黑暗中臉色通紅，卻沒能即時反應過來，反而造就了阿駿左

右開弓的機會。此刻，阿駿的欲望壓她的肩上，雙臂環抱着她，雙手在她身上肆無忌憚地摸索。若坐在後面的觀眾注意到他們，會看到他們這個很不自然的坐姿。只是，他們坐的是最後一排座位，而且這一排只有他們兩位觀眾。麗穎掙扎了一陣子，然後便一如從前被霸凌那樣，沒作出太大的反抗，便「順從」了。與此同時，她感到雙頰燙如制服房的燙斗，身體內有一股突如其來的熱血在奔流。麗穎沒有看清電影的下半場，但清楚記得阿駿放開她的剎那間，電影院的燈光亮起來了。

四

麗穎與阿駿的交往，是火箭升空的速度。雖然不是「理想」的對象，但對於她豐滿的身材，阿駿倒是挺滿意的。漸漸他們的約會都在床上，看電影是很浪費時間的事，出外吃館子不叫外賣，阿駿說的。大半年後，阿駿提出分手，理由是他太忙，沒時間「照顧」她。麗穎一如既往，默默接受別人的欺凌，還賠着笑臉。她內心的世界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有興趣知道。

跟阿駿分手後不久，麗穎認識了馬龍。馬龍是菲律賓人，在賭場做保安員。他語言學習能力出奇的強，在澳門工作兩年多，已經能用廣東話與人日常溝通。從金光大道威尼斯人調到澳門半島金沙這邊不

久，在制服房取制服的那天，便看上了麗穎。其實交男朋友這回事，麗穎是完全被動的，她壓根兒沒能力考慮對方是不是合適的人，這方面，她的想法（如果有的話）也較同齡人幼稚，或者可以說是「天真」。

馬龍與人合租一個兩房單位，一屋八人，幾乎是沒有私人空間的。不過這幾位同鄉都是輪班工作，在同一時段一般不會超過四人在家。他們最大的娛樂是唱歌、喝啤酒、吃烤魚烤肉。大家都離鄉背井，年輕力壯，心照不宣。因而偶爾讓出房間給其中一位與女朋友「談心」是平常事。麗穎很快便能融入他們的簡單快樂之中。她甚至沒有想過馬龍可能已婚，他們的親密關係，像浮萍在湖面上徜徉一般順理成章。一如馬龍也不知道麗穎從小父母雙亡，外婆在她十二歲時走了，與她相依為命的外公三年前也走了，留下一個四十年樓齡的唐樓單位和一筆並不豐厚的存款，麗穎這幾年都是孤身獨居。她也沒想過要把這些都告訴馬龍，也從沒把馬龍帶回自己的家，也許在她內心深處，隱隱感到馬龍和阿駿與她的關係，終究是有些差別的。

麗穎沒有朋友，是真的；麗穎沒有親人，也是真的。阿駿和她分手之後，偶然會找她「聊天」，都是叫外賣在她家裏吃，然後就是那回事了。他的說法是：我們可以維持好朋友關係，不是嗎？麗穎沒有拒絕阿駿，即便她已經跟馬龍好上了。



月事好幾個月沒來，麗穎沒覺得不妥，直到有一天突然有東西動了一下，好像有人在她腹內揮了一拳似的……

「唔得呀，你自己搞掂啦。」馬龍說罷舉起啤酒，大口大口灌進去，然後霍然站起，走進廚房拉開冰箱的門，伸手再拿一罐啤酒。

麗穎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家裏的，也不知如何形容內心的感受。大抵是徬徨、苦澀、心酸，但她只能想到「難過」這個詞。麗穎勉強念完初中便輟學了，她念不上。這也不能怪她，她不是弱智，但非要刨根究底的話，只能說她的腦袋發育有些少瑕疵吧。本來身材圓胖的她，腹部因懷孕而隆起不易察覺，哪怕是她也沒及早發現。到如今，「它」竟然動了！

她想到了阿駿，床單的粉紅色突然展露出一些斑駁的痕跡，使她有些困惑。然後她打開微信，怔怔地看着她與阿駿那寥寥無幾的聊天紀錄，忽然覺得困難難耐，便上床睡了。

五

抱着箱子的麗穎越感吃力，這悶熱的天氣使她汗流如注。夕陽餘暉映照著不遠處歸航的漁船，終於，她找到一處沒人的、細小的休憩區，把箱子小心翼翼放在長凳上，自己也坐下來歇一歇。她想起那天遇到乖乖姐，想起阿駿，想起馬龍，想到這兩年以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賭場員工都開工不足，每個月起碼

要休半個月的無薪假，制服房的員工也不例外，上班的時候也沒碰見幾個同事。她禁不住朝箱子望去，好像裏邊有什麼惹人發笑的东西，嘿嘿！

此刻，麗穎的手提電話收到一則短訊：

「民防行動中心：在澳人士如未能於今天傍晚六時前進行全民核酸檢測，其健康碼將被轉為黃色，並由警察送至指定地點……」

麗穎抵達核酸檢測站的時候已幾近六時，門外的工作人員示意她直接進去。輪候採樣的人不多，突然有人發出像閃電劈開夜空的叫聲，工作人員應聲看去，麗穎又開雙腿站在檢測大堂中央，躬着身，雙手按着小腹，烏黑的血順着她的腿內側向下流淌。

當晚，澳門人爭相轉發一則附帶視頻的即時新聞報導：

「今天下午五時，一名女子棄嬰在某休憩區的垃圾房側，紙皮箱裏的初生男嬰，身上還連着臍帶。」被鏡頭拍到的女子體態壯碩，身穿螢光綠背心連衣裙，外罩中長款風衣。

「啊！！！」讀着微信朋友圈的乖乖姐瞠目結舌。

朋友圈炸開的評語多半是：狠心、無恥、白痴！麗穎的內心世界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有興趣知道。

（作者為澳門作家。）

深圳

忙碌城市中的文學書吧 香港 宛芯

此書記述了創辦自二〇〇〇年、位於深圳福田區百花二路與百花五路交叉路的一所名叫「物質生活書吧」的獨立書店，二十二年來的點點滴滴，探索深圳這個經濟型城市中的文化氣息。這所書吧獨特之處在於它不只售書，亦會舉辦讀書會、演講比賽、電影沙龍、戲劇演出等文化活動，成為了新型的文化空間。此書一大重點為探討書吧曾舉辦的重要活動，討論書吧如何為深圳文化發展作出貢獻；另一重點則為由受作者所邀的書吧活動參與者、讀者、附近的學校學生、居民等人撰文表述他們對書吧的看法及對書吧帶來的文化現象的反思，印證了書吧和深圳這座城市及市民共同成長，證明了書吧為城市藝文發展、居民的精神慰藉和心靈引領所作的付出及成果，為物欲橫流的城市增添一絲文化韻味。



《百花裏的物質生活》
金敏華、曉昱 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22年6月

廣州

總有一個小島會俘虜你的心 香港 瀟翹

打開這本書的扉頁，一大片蔚藍色的海洋映入眼簾，還有海邊上的沙子與貝殼、海岸上那座燈塔……一系列的大海元素在指引着讀者進入海洋的浪漫中。《不工作，去海島》以藍色的基調配上文字，帶領讀者漫遊海洋，感受她為世界帶來的浪漫與悠閒。作為一本海島漫遊攻略圖書，《不工作，去海島》響應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針對海洋經濟發展，圍繞着海洋、海島與海岸的立體旅遊模式，介紹了三十六個大灣區的海島海岸旅行地，提供海島與廣州、深圳、珠海、東莞、江門、惠州、香港和澳門八個城市之間的深度旅遊指南，供讀者們在旅遊的同時，有機會了解大灣區的海洋、海岸、海島的旅遊資源。此書所有資料與照片皆由作者親自采風與拍攝，每段文字和每幅照片的背後都有一股濃厚的現場感，全面滿足讀者心底裏對大海的嚮往。或許你對海洋並不曾感興趣，但正如作者所言：「大灣區之內，總有一個小島，會俘虜你的心……」



《不工作，去海島——粵港澳大灣區的藍色戀曲》
行者老湖 著
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
2022年3月



重觀香港文學作品



《香港文學半生緣》
馮偉才 著
香港：初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2年5月

此書為作者研究香港文學成果的精選集。作者多年研究兩岸三地文學，因此有廣闊的學術視野，能從不同角度再審視香港文學；加上作者能以種種理論來研究香港文學，為香港文學批評注入耳目一新的意見。書中第一輯重新解讀香港名著，如黃谷柳《蝦球傳》、趙滋蕃《半下流社會》及劉以鬯《酒徒》，書中亦探討作品的不同文本，如重新梳理了張愛玲《秧歌》的中英文版本及翻譯。第二輯則收錄了他對葉靈鳳、馬朗、李維陵、阮朗、戴天、也斯等香港作家作品的闡釋，展現了作者文本細讀的功力外也展示了香港文學多元、開放的特色。作者為香港作家，曾任教於嶺南大學及嶺大社區學院，曾出版及主編書評雜誌《讀書人》。曾編《當代香港作家選集——羅孚卷》、《本土、邊緣與他者》等，並著《通識人民幣》、《遊方吟》等。

細看嶺南文化下的歷史遺產



《走讀大灣區文化遺產遊徑》
許偉明 著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21年12月

此書為第一本以大灣區整體建設作背景的文旅讀本，由廣東人民出版社聯同青年學者許偉明出版。書中主要以廣東省發布的主題路徑為線索、文化脈絡作為基礎，向大眾介紹粵港澳大灣區具有歷史價值的文化遺產。作者為此書親身走訪大灣區各地，深入了解當中的歷史與記憶。歷經長達一年多的資料收集，終成功梳理出粵港澳三地之間的文化淵源，將其化成讓讀者穿越大灣區一條又一條的神秘道路。書中的文化旅行線路圖，結合大灣區各條小徑和文脈區，讓大家產生穿越古今時空的體驗。此書結合粵港澳各自獨有的歷史，帶動文化旅遊的概念，不但融合不同地區的產業，更提高了三地的文化交流，保護其資源與歷史的整體性。大灣區粵港澳三地共同生活於粵語文化圈和嶺南文化的背景下，分享着相似的歷史與文化記憶。一條條的遊徑縱橫交錯着，就猶如各地之間的文化交流與情感紐帶，互相重疊且影響着大家。走到遊徑的深處，更能深入了解嶺南文化的人文精神內涵，探討大灣區的人文景觀，感受其獨有的魅力與特質。

肇慶

打造文化創新創造活力

香港 瀟翹

近年中國為能夠有效提升國家綜合國力與更優良形象，各地開始制定一系列的文化產業發展戰略和政策，提升本國文化軟實力。而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肇慶，亦始大力推進文化強市和旅遊振興。為打造高水平的文旅名城，肇慶攜手廣東省出版集團合力打造佔地二百四十畝的「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項目」，總投資額多達十六億人民幣。項目涵蓋了「編、印、發、展、銷、服」等出版產業全鏈條功能，聚合了多元文化產業板塊，亦全面構建文化產業研發與生產的創新產業鏈條。肇慶擁有「產業強市、製造為先」的發展理念，選擇此地作為文化產業龍頭示範園區，能夠創造文化產業發展的新突破口，激發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創新的活力。同時，項目亦能夠有效協助肇慶加快建設珠三角核心區西部增長極，提升產業在世界的競爭力 and 貢獻度，對外展示嶺南文化的交流名片，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成為現代新都市。

廣州

廣州「粵劇文化主題公交」通車

香港 宛芯

廣州粵劇藝術博物館與廣州公交集團合作，藉公交集團「搭乘公交快車，傳承優秀文化」系列活動，攜手打造全國首條「粵劇文化主題公交」一八路線，於六月八日博物館成立六周年之際正式通車。粵劇藝術博物館和廣州市一汽巴士有限公司合力將巴士打造成新式國潮粵劇展示移動傳播平台：巴士設有粵劇唱腔語音報站系統、車廂的 LCD 熒幕會滾動播放經典粵劇片段、乘客可掃描車上的二維碼以聆聽更多的名家唱腔名曲，讓市民能接觸更多粵劇藝術。一汽巴士之後也將不定期和線路周邊學校展開共建研學活動，邀請粵劇名伶為學生講解粵劇發展史、粵劇行當知識並教授他們粵劇的基本動作，同時亦會邀請同學們到粵劇巴士參觀，使學生了解更多粵劇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這份珍貴的文化。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總經理 潘耀明
總經理室高級主任 彭潔明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李柏立
裝幀設計 若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j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支持。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波、張培忠、陳致、湯濤、
蔣述卓、霍啟剛、蘇樹輝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楊、朱壽桐、許子東、張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鄭國偉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東省作家協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深圳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紫荊雜誌》
《香港文學》

明月灣區

李海平

總三期 二〇二三年九月



吳連城攝影《惠州西湖》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